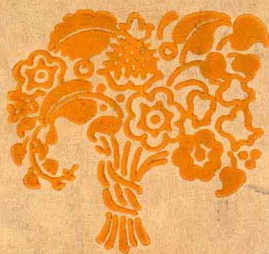


文 學 小 叢 刊

大 堰 河

艾 青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文學小叢刊第一集

大堰河

艾

青

目錄

大堰河——我的祿姆·····	一
透明的夜·····	一二
聆聽·····	一九
那邊·····	二一
一個拿撒勒人的死·····	二四
畫者的行吟·····	三八
蘆笛·····	四四
馬賽·····	五〇
巴黎·····	六二

大堰河——我的褓姆

大堰河，是我的褓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莊的名字，

她是童養媳，

大堰河，是我的褓姆。

我是地主的兒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長大了的

大堰河的兒子。

大堰河以養育我而養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養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褓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壓着的草蓋的坟墓，

你的關閉了的故居簷頭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園地，

你的門前的長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懷裏，撫摸我；

在你搭好了竈火之後，

在你拍去了圍裙上的炭灰之後，

在你嘗到飯已煮熟了之後，

在你把烏黑的醬盃放到烏黑的桌子上之後，

在你補好了兒子們的，爲山腰的荊棘扯破的衣服之後，

在你把小兒被柴刀砍傷了的手包好之後，

在你把夫兒們的襯衣上的虱子一顆顆的掐死之後，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顆雞蛋之後，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懷裏，撫摸我。

我是地主的兒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後，

我被生我的父母領回到自己的家裏。

啊，大堰河，你爲什麼要哭？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裏的新客了！

我摸着紅漆彫花的家具，

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紋，

我呆呆的看簷頭的寫着我不能得的「天倫殺樂」的匾，

我摸着新換上的衣服的絲的和貝壳的鈕扣，

我看着母親懷裏的不熟識的妹妹，

我坐着油漆過的安了火鉢的坑凳，

我吃着研了三番的白米的飯，

但，我是這般忸怩不安！因爲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裏的新客了。

大堰河，爲了生活，

在她流盡了她的乳液之後，

她就開始用抱過我的兩臂勞働了；

她含着笑，洗着我們的衣服，

她含着笑，提着菜籃到村邊的結冰的池塘去，

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蘿蔔，

她含着笑，用手掏着豬吃的麥糟，

她含着笑，扇着燉肉的爐子的火，

她含着笑，背了團箕到廣場上去

曬好那些大荳和小麥，

大堰河爲了生活，

在她流盡了她的乳液之後，

她就用抱過我的兩臂，勞働了。

大堰河，深愛着她的乳兒；

在年節裏，爲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

爲了他，常悄悄的走到村邊的她的家裏去，

爲了他，走到她的身邊叫一聲「媽，」

大堰河，把他畫的大紅大綠的關雲長

貼在灶邊的牆上，

大堰河會對她的鄰居誇口讚美她的乳兒；

大堰河曾做了一個不能對人說的夢：

在夢裏，她吃着她的乳兒的婚酒，

坐在輝煌的結采的堂上，

而她的嬌美的媳婦親切的叫她「婆婆」

.....

大堰河，深愛她的乳兒！

大堰河，在她的夢沒有做醒的時候已死了。

她死時，乳兒不在她的旁側，

她死時，平時打罵她的丈夫也爲她流淚，

五個兒子，個個哭得很悲，

她死時，輕輕的呼着她的乳兒的名字，

大堰河，已死了，

她死時，乳兒不在她的旁側。

大堰河，含淚的去了！

同着四十幾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

同着數不盡的奴隸的淒苦，

同着四塊錢的棺材和幾束稻草，

同着幾尺長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着一手把的紙錢的灰，

大堰河，她含淚的去了。

這是大堰河所不知道的：

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

大兒做了土匪，

第二個死在炮火的烟裏，

第三，第四，第五

在師傅和地主的叱罵聲裏過着日子。

而我，我是在寫着給予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語。

當我經了長長的飄泊回到故土時，

在山腰裏，田野上，

兄弟們碰見時，是比六七年前更要親密！

這，這是爲你，靜靜的睡着的大堰河

所不知道的啊！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兒是在獄裏，

寫着一首呈給你的讚美詩，

呈給你黃土下紫色的靈魂，

呈給你擁抱過我的直伸着的手，

呈給你吻過我的唇，

呈給你泥黑的溫柔的臉顏，

呈給你養育了我的乳房，

呈給你的兒子們，我的兄弟們，

呈給大地上一切的，

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們的兒子，

呈給愛我如愛她自己的兒子般的大堰河。

大堰河，

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長大了的

你的兒子，

我敬你

愛你！

雪朝，十四，二，一九三三。

透明的夜

一

透明的夜。

……闊笑從田堤上煽起……

一羣酒徒，望

沈睡的村，嘩然的走去……

村

狗的吠聲，叫顫了

滿天的疏星。

村，

沉睡的街

沉睡的廣場，衝進了

醒的酒坊。

酒，燈光，醉了的臉

放蕩的笑在一團……

「走

到牛殺場，去

喝牛肉湯……」

二

酒徒們，走向村邊

進入了一道燈光躺開的門

血的氣息，肉的堆，牛皮的

熱的腥酸……

人的囂喧，人的囂喧。

油燈像野火一樣，映出

十幾個生活在草原上的